

蝉意象中长生梦的文化探寻

吴 成 国

[摘 要] 蝉作为一个生命物象,从诗骚始就出现于文人的笔下,这便是古诗文中耐人寻味的蝉意象。蝉意象反映出古代文人的价值取向有:悲秋之叹,伤逝之感,罹难、贬谪之情,高洁之质,长生之梦。从蝉意象中长生梦来看,中国人的长生之梦自原始巫术时代走入梦境,历经具有浓厚巫术文化传统和产生了老庄道家的楚文化的浸润,再到与道教信仰的长生不老、得道成仙相暗合,使得这场梦是那样的悠远、绵长而美妙。

[关键词] 蝉意象;长生梦;巫术文化;楚文化;道教文化

[中图分类号] I206.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881X(2009)05-0534-06

蝉作为一个生命物象,从诗骚始就出现于文人的笔下,这蝉声自此一直绵延不绝。蝉由一种单纯的物象演变成为艺术象征符号,而古诗文中的蝉和蝉声则是耐人寻味的艺术意象——“诗人们借助于蝉和蝉声来寄托自己的思想感情,使之成为具有深情浓意的意象。”^[1](第13页)对蝉意象中长生梦作剖析,可以看出其与巫术文化、楚文化、道家、道教文化的渊源。

一、蝉意象所见文人的价值取向

作为文学作品的重要构件,意象的魅力是无限的。袅袅蝉声,晨鸣晚噪,呈现出独特的审美风韵。瑞士著名心理学家荣格在《心理学与文学》中反复强调,意象并不是对外部世界的反映,而是经由内心体验而产生的幻想,他指出:“每一个原始意象中都有着人类精神和人类命运的一块碎片,都有着在我们祖先的历史中重复了无数次的欢乐和悲哀的一点残余。”^[2](第121页)通过对古代文人写蝉作品中蝉意象的分析研究,可以大致探究古代文人思想的价值取向。对此分析研究,文学研究者多将其归纳为“凄凉销魂的悲秋意识”、“叹时伤逝的生命体验”、“孤独落寞的罹难、贬谪情怀”、“高洁品质的表达”^[3](第102-103页),而首发“蝉与长生之梦”的当属侯立兵《汉魏六朝赋中的蝉意象》一文^[4](第168-170页)。

蝉与悲秋之叹。悲秋是中国文学的传统主题,而闻蝉悲秋在古代文学作品中俯拾即是。现存最早的咏蝉赋当属汉末蔡邕的《蝉赋》残篇,“白露凄其夜降,秋风肃以晨兴,声嘶嗌以沮败,体枯燥以冰凝”,悲秋主题已十分明显。白露凄凄,秋风肃肃,蝉声嘶哑。曹植《愁思赋》所谓“野草变色兮茎叶稀,鸣蛩抱木兮雁南飞”,虽写秋气之愁,却也出现了蝉意象。白居易《早蝉》有“一闻愁意结,再听乡心起”之句。宋寇准《新蝉》在闻蝉悲秋诗中较为典型:“寂寂宫槐雨乍晴,高枝微带夕阳明。临风忽起悲秋思,独听新蝉第一声”。宋张耒《新秋》诗曰:“蝉声断续悲残月,萤焰高低照暮空。”钱钟书先生在《管锥编》中指出:“凡与秋可相系着之物态人事,莫非‘蹙’而成‘悲’,纷至沓来,汇合‘一涂’,写秋而悲即同气一体。举远行、送别、失职、羁旅者,以人当秋则感其事更深,亦人当其时,而悲秋逾甚”。钱先生点明了悲秋在某种意义上就是羁旅之悲、远离之悲、相思之悲的同义语。这或许就是以秋、蝉意象为载体的文学作品众多的一大要因。

蝉与伤逝之感。蝉的生命颇为短暂,《庄子·逍遥游》中,庄子有“螳螂不知春秋”之说,晋郭象注曰:“螳螂,寒蝉也;一名蜉蝣。春生夏死,夏生秋死。……或曰:山蝉,秋鸣者不及春,春鸣者不及秋”。刘禹锡《答白刑部闻新蝉》诗云:“蝉声未发前,已自感流年。一入凄凉耳,如闻断续弦。”司空曙《新蝉》(一说此诗为耿湋所作):“今朝蝉忽鸣,迁客若为情。便觉一年老,能令万感生”。唐贞元(785—805年)后诗人雍裕之亦有《早蝉》诗:“一声清潏暑,几处促流年。志士心偏苦,初闻独泫然”。蝉意象凝聚着古代文人叹时伤逝的生命体验,是他们生命意识的外化。

蝉与罹难、贬谪之情。咏蝉作品中,虽有一些或表达入世的向往,或抒发旷达情怀等较为积极思想的作品,但借蝉以言说仕途的险恶和人生的无奈却自《楚辞》即已开始。《楚辞·卜居》“蝉翼为重,千钧为轻”抒写的就是在遭受无情的政治打击后所带来的郁愤和忧患。唐韦应物《始闻夏蝉》(清康熙《渊鉴类函》卷445记此诗为元稹所作)诗借蝉意象来抒发自己遭贬的哀愁、知音难遇的哀叹,诗曰:“徂夏暑未晏,蝉鸣景已曛。一听知何处,高树但侵云。响悲遇衰齿,节谢属离群。还忆郊园日,独向涧中闻”。可以看出,这类作品融进了一种文人士子罹难及贬谪之后的凄怆情怀。

蝉与高洁之质。在中国传统类比思维的影响下,咏蝉作品存在着所谓“以蝉比德”的倾向。《吴越春秋》载:“夫秋蝉登高树,饮清露,随风撝挠,长吟悲鸣,……”。晋郭璞《蝉赞》深加赞叹的是“虫之清洁,可贵惟蝉。潜蛻弃秽,饮露恒鲜”。温峤《蝉赋》残句云:“饥喻晨风,渴饮朝露”。梁昭明太子萧统《蝉赞》残句也说:“兹虫清洁,惟露是餐”。将蝉作为高洁形象的化身,在唐诗里也较为多见,例如,虞世南《咏蝉》和骆宾王《在狱咏蝉》。

蝉与长生之梦。“在汉魏六朝赋中,蝉意象还有另一层重要的文化内涵,那就是它寄寓着人们的长生之梦。”^[4](第169页)与叹时伤逝的生命体验相关联,这种对长寿的期盼实则是以人生苦短的生命之忧为基础的。春去秋来,系日无绳。人生是有限的,而人却往往充满了长生的奢望,于是就生发出人生的无奈与伤感。然而,与人相较,蝉这种特殊的昆虫却可以通过蛻除外壳而获得新生。于是乎,“蝉蛻”或“蛻蝉”就成了赋和其他文学中的常用词,由最初的喻洁身高蹈、不同流合污义,成了长寿延年的代称。在《史记·屈原列传》之中,司马迁就曾以“蝉蛻”表现屈原出污泥而不染的高洁品质,其文曰:“濯淖污泥之中,蝉蛻于浊秽,以浮游尘埃之外,不获世之滋垢,皜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从现存材料看,“蝉蛻”在“长寿延年”义上的使用,最早见于东汉班固《终南山赋》,该赋云:“彭祖宅以蝉蛻,安期餐以延年,唯至德之为美。我皇应福以来臻,扫神坛以告诫,荐珍馨以祈仙。嗟!兹介福永终亿年!”张衡《思玄赋》:“歎神化而蝉蛻兮,朋精粹而为徒”。晋左思《吴都赋》:“桂父练形而易色,赤须蝉蛻而附丽”。唐吕岩《七言》诗:“割断繁华掉却荣,便从初得是长生。曾于锦水为蝉蛻,又向蓬莱别姓名”。唐韩愈《谢自然诗》:“入门无所见,冠屣同蛻蝉。皆云神仙事,灼灼信可传”。宋范成大《问天医赋》:“脱兔彭殇之囿,蛻蝉人鬼之场。不老不衰,来归帝傍。臣之愿也”。延年长生、解脱成仙的愿望非常明显。

二、蝉意象中长生梦的文化探源

由上可知,长生梦仅仅是蝉意象中古代文人思想价值取向之一种,但其文化渊源却是很值得探究的。《江海学刊》2000年第6期曾辟《意象的文化心理分析》专栏,以期对作为文学作品重要构件的“意象”这一老的问题展开新的开掘,该专栏所配“编者按”指出:“意象并不是仅仅在美学的意义上增强文学的含量和艺术的张力,而是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内涵。从历史文化和社会心理的角度来考察,文学意象实际上可以视为文化与心理的载体,以有限的物象形式负载着无限的意义内涵,从而构成其主要的价值和特征。而每一具体的意象几乎都具有各自的构成与渊源。”蝉意象中长生梦的文化渊源主要有以下方面:

(一) 巫术灵物背后的巫术文化之源

早在文学作品中蝉意象出现之前,中国古人很早就有以蝉为食、以蝉为饰、亡者琯蝉的习俗。中国人与蝉发生联系的直接证据发现于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湖北石家河文化及良渚文化的玉蝉。这些玉蝉都

是佩饰,说明先民已非常熟悉蝉这种昆虫^[9](第 48 页)。

琰,指的是古人死后口中所含之物,多为玉制。据目前考古资料所知,我国从新石器时代后期,已有在丧葬中用琰的习俗。现今所见最早的琰蝉古墓,当属发现于 1953 年大司空村商墓的第 289 号、第 233 号;洛阳中州路 816 号周墓、沔西张家坡周墓亦有琰蝉的现象。西汉琰蝉有相当一部分没有打孔,估计是为了葬礼特制的玉蝉,与商周时期显然不同,也说明西汉死者口中含蝉已成为一种习俗。

古人视死生为同样重大,现实社会的价值观往往会延伸到死后的“世界”。亡者口中的琰蝉,原始文化的研究者们多视为巫术灵物。实际上,古人在一个相当长时期内也一直将蝉作为一个灵异之物来看待,关于它的生成就有两种说法,晋崔豹《古今注》中主“齐女化成说”,而唐段成式《酉阳杂俎》则主“朽木化成说”。到汉代,蝉形玉琰的流行,应与古人将蝉的生理习性以及对这种习性所象征的意义附会于死者有关。蝉的一生从幼虫到成虫经历了蜕变、再生。蝉初为爬虫,生活于泥淖之中,却能脱壳生羽,飞身树端,这在古人看来有着极为神异的一面,更合于古人对于永生,对于脱胎换骨、羽化成仙的恒久追求。这便是《淮南子·精神训》所向往的“蝉蜕蛇解,游于太清”的精神境界。

巫术产生于人类的童年时期,是人类最初认识自然和社会所形成的各种思想观念和技能的复合体。英国文化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认为,巫术和宗教无所谓起源,而是与天地共长久的东西,“巫术永远没有起源”,永远不是发明的,编造的。一切巫术简单地说是‘存在’,古已有之的存在”^[10](第 57 页)。原始时代的中国大地上,巫风弥漫,巫术盛行,巫觋产生在巫术之后。中国史学工作者把龙山文化、大汶口文化出土的有关器物,如玉琮、獠牙钩形器等作为巫师的法具来解释^[7](第 2-3 页),在母系氏族社会半坡仰韶文化遗址所出彩盆上也显露出巫师的端倪,通过半山文化出土的彩陶盆人形画像和大汶口文化出土的獠牙钩形器、陶缸等随葬品,可知在原始巫术产生之后,巫觋也随后产生。张紫晨先生在《中国巫术》中写道:“巫术不仅仅是一种行为观念,而且是一种认识形式和文化现象。巫术文化在中国文化中占有重要位置,同时也对中国文化各个方面产生深远的影响。”由亡者琰蝉的考古发现知,巫术文化无疑是蝉意象中长生梦的最本初的文化源头。

(二)作为地域文化的楚文化之影响

楚地多蝉,这有文献及考古资料为证。从文献记载来看,楚地对蝉的称呼最多,如蜩、蝉、螳螂、蜉蝣等,楚人甚至按夏、秋不同季节的蝉另有名称,清人恽敬《释螳螂》:“蜩螂、蜩蟪、蜩蝻、马蜩,皆夏蝉也”。考古发掘提供了楚地多蝉的实例,虽是玉蝉,但用来说明楚地多蝉是不错的。1954 年考古工作者在湖北石家河罗家柏岭遗址的石家河文化层的一处手工作坊内发现 7 件玉蝉,这是我国迄今发现最早的蝉饰(距今约 4400 年),也是数量最大的一批,成为研究蝉饰的标本。作为地域文化的楚文化给蝉意象产生过较大影响,故而蝉意象在《楚辞》及由楚辞演化而来的汉赋中频繁出现,而上文所论蝉意象所见文人思想的价值取向五大方面均可以在楚辞里找到源流。

楚文化给蝉意象以影响还在于,楚文化是有着巫术文化传统的地域文化。范文澜先生在《中国通史简编》中说:“楚国传统文化是巫官文化,民间盛行巫风,祭祀鬼神必用巫歌,《九歌》就是巫师祭神的歌曲”。楚人如此崇巫,楚史专家张正明先生谓为“巫学”,“所谓巫学,当然不限于巫术、巫法、巫技、巫风。也就是说,它不全是原始的宗教,其中也荟萃着早期的科学和早期的艺术”^[8](第 2 页)。饶宗颐先生则说:“楚文化一名词,所以能够成立,因为楚可说是南方文化的综合体。它吞并许多小国,‘汉阳诸姬,楚实尽之’。吸收北方中原华夏文化,和南方若干地区土著民族独特的崇祀鬼神的巫文化溶合、升华,构成楚文化的特色。”^[9](第 126 页)楚国巫术文化传统带给汉魏六朝相当的影响,“以事鬼神为底蕴,高扬英雄本色的楚风”成为构成西汉世风的主要部分。有人说,西汉王朝的胜利是“楚文化的胜利”^[10](第 2 页)。汉魏时期,整个社会弥漫着浓重的巫鬼气氛,正如鲁迅先生所言,当时“大畅巫风,而鬼道愈炽”^[11](第 39 页),尤其在南方地区更为突出。

楚文化是产生了老庄哲学和黄老学说的地域文化。老子和庄子是古代楚国人,道家学说是春秋战国时期以老子、庄子为代表的人们所提出的哲学思想。道家所主张的“道”是指天地万物的本质及其自

然循环的规律;道家讲求“道法自然”、“清静无为”、“返朴归真”、“贵柔”等。东汉桓帝时边韶撰《老子铭》有云:“道成身化,蝉蜕渡世”,把“蝉蜕”与老子及道家的“道”、老庄的出世思想连在一起。在晋明帝的《蝉赋》中,蝉已然成了一位深谙老庄处世哲学的超然智者,所谓“寻长枝以凌高,静无为以自宁。邈焉独处,弗累于情。在运任时,不虑不营”。而在晋代傅玄的《蝉赋》中,蝉则成了老庄人生哲学的虔诚实践者,其文曰:“美兹蝉之纯洁兮,禀阴阳之微灵。含精粹之贞气兮,体自然之妙形。潜玄昭于后土兮,虽在秽而愈馨。经青春而未育兮,当隆夏而化生。忽神蜕而灵变兮,奋轻翼之浮征。翳密叶之重阴兮,噪闲树之肃清。缘长枝而仰观兮,吸渥露之朝零。泊无为而自得兮,聆商风而和鸣。”而著名的“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故事正是《庄子·外篇·山木》中所记载的一则寓言,表现的即是老庄祸福相倚的哲学观念。正如论者所言:“蝉意象在汉魏六朝赋之经常用以表达清静无为的处世哲学和祸福相倚的哲学观念,这显然是老庄哲学的投射。”^[4](第170页)

所谓“黄老学说”,实际上是道家学说中的两派。“黄”指“黄帝之学”,“老”指老子的学说。汉初,把黄老揉合在一起,成为当时统治阶级的政治指导思想。黄老道家的渊源实在楚地,李学勤先生在所著《简帛佚籍与学术史》中写道:

汉初风行一时的黄老道家,过去的学者多以为源于齐学,有人认为与齐稷下一些学者有关。现在由于马王堆帛书的发现,知道齐的道家并非这一流派的主流,黄老道家的渊源实在楚地。^[12](第19页)

李先生强调的是“黄老道家”的渊源实在楚地。荆楚文化是道教的主要源头之一,这已引起学者们的注意。在任继愈先生主编的《中国道教史》一书中,牟钟鉴先生将道教的主要来源概括为五个方面:一是古代宗教和民间巫术;二是战国至秦汉的神仙传说与方士方术;三是先秦老庄哲学和秦汉道家学说;四是儒学与阴阳五行思想;五是古代医学与体育卫生知识,他写道:“可以看出,道教的主要源头,与古代荆楚文化、燕齐文化靠得更近一些,道家与神仙家这两大源泉主要存在于此两大文化区域中”。牟先生强调的是“道家”与“神仙家”这两大源泉主要存在于荆楚文化和燕齐文化中。

(三)长生不死:中国道教的基本信仰

王卡先生在《道教文化面面观》一书中给“道教”所下定义云:“所谓道教,意指‘道’的教化和说教,或者说就是信奉‘道’,企图通过个人的修炼而成仙得‘道’的宗教”。卿希泰先生主编《中国道教史》(第一卷)也说:“道教是以‘道’为最高信仰而得名,相信人们经过一定修炼可以长生不死,得道成仙。道教以这种修道成仙思想为核心,神化老子及其关于‘道’的学说,尊老子为教主,奉为神明,并以老子《道德经》为主要经典,对其中的文词作出宗教性的阐释。道家思想便成为它的思想渊源之一。”这些定义指明了道教与“道”、老子及道家的关系。

东汉时期是道教的创建时期,从人们对老子、道、道家的态度看,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即将破土而出。东汉早期,人们除继续推崇黄帝外,更是尊崇老子。据《后汉书·楚王英传》记载:楚王英“晚节更喜黄老,学为浮屠斋戒祭祀”。永平八年(65年),明帝给楚王英诏书说:“楚王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洁斋三月,与神为誓。”到东汉桓帝时(147—167年),神仙学和黄老学相结合已正式形成黄老道。《后汉书·王涣传》记载:“延熹中,桓帝事黄老道”。《后汉书·祭祀志中》载,延熹八年(165年),桓帝遣人“之陈国苦县祠老子”;次年又“亲祠老子于濯龙,……设华盖之坐,用郊天乐”。这时,老子已成为崇奉的最高神灵。黄老道继方仙道之后兴起,并由此过渡到道教,是道教产生的重要一环。黄老道所尊崇的黄帝、老子,乃后来道教所信仰的至尊之神。黄老学说亦成为后世道教的理论基础。

早期原始道教的巫术色彩较为浓厚,二者最密切者有两部分:其一为鬼神,其二为方术。早期道教的巫术性质是不容置疑的,日本学者对于“什么是中国文化中的道教”共有13种解答,其中7种认为与巫术有关^[13](第3-5页),而葛兆光先生在讨论唐宋文化的嬗变与道教的趋向时,则直言“道教从巫术那里发展起来,现在似乎转了个圈,又要回到巫术那里去了”,巫术“就是道教的‘正宗’,‘嫡系’”^[14](第203页)

追求长生不死, 得道成仙, 是中国道教的基本信仰。葛洪《抱朴子内篇》中, “长生”一词布满全篇, 据笔者的统计, 《内篇》讲到“长生”总计达 108 次之多, 如《论仙》云: “专心以学长生之道”, “夫求长生, 修至道, 诀在于志”; 《对俗》言: “夫陶冶造化, 莫灵于人。……得其深者, 则能长生久视”; 《金丹》: “及住年不老, 服黄丹一刀圭, 即便长生不老矣”, 而葛洪所推荐的金液“若服半两, 则长生不死, 万害百毒, 不能伤之”。陶弘景《真诰》卷九记“东华真人服日月之象上法”云: “使人聪明朗彻, 五脏生华, 魂魄制炼, 六府安和, 长生不死之道”; 卷十说: “使人长生不死, 辟却万害”, “使人精明神仙, 长生不死”。

“羽化”、“蝉蜕”之谓, 道教指得道成真或羽化成仙。《晋书·王羲之传附许迈传》载, 东晋穆帝永和二年(346 年), 许迈“移入临安西山, 登岩茹芝, 眇尔自得, 有终焉之志。乃改名玄, 字远游。……自后莫测所终, 好道者皆谓之羽化矣”。“安帝隆安三年(399 年), 浙东天师道领袖孙恩, 因其叔父孙泰以天师道相聚徒众被东晋政府所杀, 流亡海岛, 继续组织群众, 策划起兵”^[15](第 140 页), 史称“孙恩之乱”。《晋书·孙恩传》载: “恩逃于海。众闻泰死, 惑之, 皆谓蝉蜕登仙, 故就海中资给。恩聚合亡命得百余人, 志欲复仇”。笔者通过对《云笈七签》所载 13 处“蝉蜕”事例进行考察, 发现道教徒及普通民众是深信“蝉蜕”的存在的, 其卷 59 载, “其脱空王老, 时人莫知年岁, 但见隐见自若, 或示死于此, 即生于彼, 屡于人间蝉蜕转脱, 故时人谓之脱空王老”; 卷 110 载郭文举亡“如蝉蜕”; 卷 113 下记司马承贞“俄顷气绝, 若蝉蜕, 已解化矣”, 聂师道羽化登仙后, “弟子殓之, 棺忽有声, 视之若蝉蜕尸解矣”。

如何理解“长生不死”、“得道成仙”? 把握“仙人”与“真人”或许能得到“长生不死”的真谛。《说文解字》说“仙”是“长生迁去”;《释名·释长幼》则说: “老而不死曰仙。仙, 迁也, 迁入山也。故其制字, 人旁作山也”。道教尊奉的圣典《道德经》第 33 章中说“死而不亡者寿”, “其意思是, 肉身虽死而‘道’仍存的, 才算是真正的长寿”; “原来, 所谓‘长生不死’, 并非指肉身长生不死, 而是指‘法身’长生不死。同时, 还包括人的精神‘长生不死’, 永垂不朽”^[16](第 176-177 页)。道教除“仙人”外, 还有“真人”。真人就是修真得道的仙人, 都是得道者。是故, 道教徒或曰“修仙得道”、或曰“修真得道”。“真人”一词, 源于《庄子》, 道教尊奉为《南华真经》。《庄子·大宗师》谓: “有真人而后有真知”。即是说, 有真知的人即是真人。道教所信仰的真人, 就是存养本性、悟得大道的人。“如此‘真人’, 自然亦是‘死而不亡’, 换言之‘长生不死’。盖肉身虽死而‘大道’仍存也; 或曰肉身虽亡, 而法身永存也。”^[16](第 177 页)

道教在东汉创建, 魏晋是它的“分化和发展”时期, 南北朝是其“改造和充实”的阶段^[17](第 227, 398 页), 汉魏六朝赋中的蝉意象大体与道教的这种发展同步, 蝉意象的长生梦也正好与道教信仰的长生之梦相一致, “蝉蜕”被道教用来指得道成真或羽化成仙, 使蝉意象从此染上了宗教的色彩, 并影响到此后文学作品中的蝉意象。

综上所述, 中国人的长生之梦历来成为人们所向往追求的超然境界, 它从原始巫术时代走入梦境, 历经具有浓厚巫术文化传统和产生了老庄道家的楚文化的浸润, 再到与道教信仰的长生不老、得道成仙相暗合, 是那样的悠远而绵长。蝉的意象画廊, 使得中国人的长生之梦因此变得那么的美妙!

[参 考 文 献]

- [1] 苏韶雄:《诗意地栖息的蝉——古诗中蝉的意象》, 载《黄石教育学院学报》2001 年第 1 期。
- [2] [瑞士] 荣格:《心理学与文学》, 冯川、苏克译, 北京: 三联书店 1987 年版。
- [3] 高启龙:《从蝉意象看古代文人思想的价值取向》, 载《四川戏剧》2007 年第 4 期。
- [4] 侯立兵:《汉魏六朝赋中的蝉意象》, 载《求索》2007 年第 10 期。
- [5] 李 烨:《中国古代的尚蝉习俗》, 载《寻根》1999 年第 3 期。
- [6] [英] 马林诺夫斯基:《巫术科学宗教与神话》, 李安宅译, 北京: 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 1986 年版。
- [7] 宋兆麟:《巫与巫术》, 成都: 四川民族出版社 1989 年版。
- [8] 张正明:《巫、道、骚与艺术》, 载《楚文艺论集》, 武汉: 湖北美术出版社 1991 年版。
- [9] 饶宗颐:《道教与楚俗关系新证》, 载《饶宗颐中论集》,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3 年版。

- [10] 李长之:《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 上海: 开明书店 1948 年版。
- [11] 鲁 迅:《中国小说史略》, 济南: 齐鲁书社 1997 年版。
- [12] 李学勤:《简帛佚籍与学术史》, 南昌: 江西教育出版社 2001 年版。
- [13] [日] 福井康顺等:《道教》第 1 卷, 朱越利译,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0 年版。
- [14] 葛兆光:《道教与中国文化》,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
- [15] 吴成国:《六朝巫术与社会研究》, 武汉: 武汉出版社 2007 年版。
- [16] 周高德:《道教文化与生活》, 北京: 宗教文化出版社 1999 年版。
- [17] 卿希泰:《中国道教史》第 1 卷,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6 年版。
- [18] 尚永亮、刘 磊:《蝉意象的生命体验》, 载《江海学刊》2000 年第 6 期。
- [19] 岳红星:《试论蝉意象的文化内涵》, 载《中国矿业大学学报》2002 年第 3 期。
- [20] 陈小芒、廖文华:《蝉诗与蝉文化》, 载《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3 年第 11 期。
- [21] 宋彦丽:《中国古代玉器中的佩蝉、珥蝉与冠蝉》, 载《文物春秋》1996 年第 1 期。
- [22] 张光直:《中国古代仪式生活的若干资料》, 载《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集刊》1960 年第 9 期。
- [23] 甘肃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广河地巴坪半山类型墓地》, 载《考古学报》1978 年第 9 期。
- [24] 山东文化管理处、济南市博物馆:《大汶口》,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74 年版。
- [25] 张 强:《汉高祖刘邦与西汉世风》, 载《陕西师范大学学报》1997 年第 3 期。

(责任编辑 何坤翁)

The Culture Origin' s Inquisition on the Immortal Dream in the Cicada Image

Wu Chengguo

(School of History & Culture, Hubei University, Wuhan 430062, Hubei, China)

Abstract: The cicada, as a life image, appeared in the writers' works when the poem came into being, and this is the thought-provoking cicada image in the ancient prose. The cicada image reflected the ancient scholars' value: sighing of the sad fall, grieved sense, the deaths, relegated sense, the noble quality and the immortal dream. The immortal dream of the cicada image indicated that the Chinese' s dream of immortal walked into the dreamland in the primitive witchcraft times, and was infiltrated by Chu culture which has a strong witchcraft cultural tradition and is the origin of Lao-Zhuang Taoist Culture and coincided with Taoism beliefs such as immortality. This immortal dream is distant but so prolonged and wonderful.

Key words: cicada image; immortal dream; witchcraft culture; Chu culture; Taoism culture